錢幣芻言續刻　錢幣芻言再續

錢幣芻言續序

方今在上位者何嘗無一二實心求治之人欲更張而變通之其初意甚堅而或限於積習之難返衆勢之難回佐理無人阻撓多口於是一舉輒罷而初意亦從此轉矣即如江南漕務患於銀米日加而實由於帮丁之勒索當漕兌米開帮費動以十數萬計脫有一誤州縣參革隨之無已則多取百姓而民生困挪移庫項而國計絀此漕務所由壞也當林少穆制軍撫江蘇時洞悉其弊力欲除之立之章程公其收兌刊刻條規名其書曰力挽頹風自甲午冬至乙未春無日不究心於此當是時在官以爲漕船可

速開矣在民以為賦米可漸減矣孰知旗丁詭謫遷延至三月而不行恐渡淮期誤以千重咎不得已仍由舊章而始兌始開豈非積習之難返衆勢之難回乎然而制軍為國為民興利除弊之實心則蘇省之官民所共見也天下之官民所共諒也事雖不行亦何傷于大臣之道哉又如癸巳歲少稔制軍議各州縣建豐備倉蘇省積穀至數萬石各州縣奉飭有行有不行時楳宰婁邑不避嫌怨獨力奉行敦勸三載建倉厫二十有四積穀幾及萬石然去任以後則其收貯散放之宜經理出入之要有不可知者矣一邑如此況天下乎由此言之君子建一議興一利祇可

盡其心而籌畫之竭其力而經營之其議之行與不行其利之久與不久則皆不敢必也要其議之普利之大其理固千古常在耳去歲告假留省得晤王亮生學博予始知先生有非常之學問也及讀先生壑舟園文稿如富教論去盜賊策畿輔水利海運議變法論歎其爲眞經濟才繼讀其錢幣芻言其立法之周詳如議收以結民心議造以防民僞可以收前代鈔法之利而盡去其弊確乎有益於國計民生而爲當今所急務然而阻排之者有人此芻言所以續刻也讀其詞其猶有抑鬱之情激烈之氣乎而觀以爲無庸也士君子立言特患其議之不可行利之不可

久耳今先生之書旣盡善矣使其言用于當時則當時被其澤者何限其言用于後世則後世蒙其福者無窮此誠何愧于立言之不朽哉以理決之天下有識之士必有舉而行之者

山右恩三弟毛應觀拜稿

錢幣芻言續刻

擬富國富民第一策

所惡于言利者爲其剝民以益上也苟言利而無害于民且大益于民此即所謂以義爲利而古聖人裁成輔相之道萬世所不能廢者矣今鈔法欲造百萬即百萬欲造千萬即千萬其爲富國固不待言至於富民則有數端方今民間困苦一患于銀價之昂鴉片旣行銀出洋而日少則銀貴而商賈農人皆病一行鈔而銀價必賤矣二患于洋錢之用錢莊緣以爲奸其價低昂不定而受其折閱者常多一行鈔而洋錢必廢矣三患于錢法之壞制錢濫惡所

謂官板私鑄民弗寶貴而民間私鑄小錢又攙入之市用爲難行鈔則有資本可以不惜銅不愛工而錢法精矣四患于錢票之用但知目前之便而一經虧空消歸何有行鈔則錢票無所用矣五患于盜賊之多居民行旅皆有戒心行鈔則易於藏蓄又有辨識盜賊無從窺伺而又易於破案天下嚮馬之盜必少矣六患於賦稅之加凡百姓之納白銀必有火耗解費之增日甚一日行鈔則彼無所藉口矣去此數患而民間不甚便乎況乎國家旣富則必有善政之施而錢糧關稅皆可以減而謀生之途亦日寬矣且自用銀而稱兌之輕重成色之高低人心日因以作僞

而至于相爭行鈔則價有一定雖書生農夫黃童白叟婦人女子皆可接文而辨無所用其欺矣則不特可以厚民之生而亦可以正人之心者也

其二

鈔法旣利國利民而世人以爲難行竊不解其何意也自宋以及明初行鈔四五百年豈有前代可行而今世獨不可行乎方今民間所用錢票猶之鈔也豈有百姓可行而國家反不可行乎南宋及金皆分裂之世也豈有偏隅可行而一統竟不可行乎元明開國之初皆銳意用鈔豈有開創可行而守成遂不可行乎宋高宗南渡値軍興之際

專行會子豈有用兵可行而承平轉不可行乎元順宗衰亂之世猶能發鈔使賈魯治黃河豈有衰世可行而全盛乃不可行乎東洋行鈔已久其國甚貴重之豈有外夷可行而中國必不可行乎　本朝順治中行鈔十年未嘗有弊後因國用充餘停止豈有暫時可行而歷久即不可行乎且宋金元明之鈔立法未精其弊自生今誠鑒其弊而去之則制造尤工豈有苟簡之鈔可行而盡美盡善之鈔終不可行乎今俗人妄言明季用鈔而亡不知崇禎時欲行鈔而不果也又以銀為三代以來所用不知明嘉靖時方用銀也齊東野語無稽相傳而士大夫亦以其言出之

於此難免不學無術之譏矣

與陳扶雅孝廉論鈔幣第一書

閣下懷朋友責善之心直言以攻予過其義甚高其情可感適敢不虛中以受哉雖然獨惜其所見之偏而所言甚謬也鎏竊見比來水旱相仍死亡流離不可計數而莫能賑恤之故以鈔幣爲利國利民之計思之十年而後立說考之十年而後成書又討論十年而益以自信無疑刪改訂定閣下不諒其苦志而輕易駁之其用心亦太忍矣今試驟以行鈔語人則什伯千萬無識者皆以爲不可行耳惟一二深心有學問人乃信爲可行閣下不與有學之人

同其議而與無識之徒同其見竊爲閣下不取也且閣下果以此爲邪說而闢之乎則必先舉倪文正所謂十便者而盡駁之又必舉鄙人所謂三十大利者而一一駁之又必舉原書所設四十問答而逐條駁之則鄙人亦心折閣下之言而降以相從矣今閣下概不能駁而僅舉原書條目中不甚關係之語又不尋求上下文而橫加詆斥實與原書本旨反背使僕轉以相詰如摧枯拉朽耳尙安能服僕之心哉夫鈔法與井田實同一則盡收天下之田而散之于民一則獨制天下之幣而散之于民其爲上操利權一也然井田可行於田多人少之時而不能行於田少人

多之日惟鈔法則取之無盡可以通井田之窮此其理閣下殆未之思也然鄙人不喜斷斷與人爭辨若事不關于世道人心之大人以爲是人以爲非直漫應之耳而此事爲理財之大經僕之說勝則億兆蒙其利閣下之說勝則億兆不蒙其利不蒙其利即受其害此僕之所以不能默爾而息也然僕亦第託之空言非能見之行事而已有攘臂而爭如閣下者則亦何怪古來豪傑與事而輒有妬賢嫉能者之阻撓其際乎甚矣其可慨也鄭子產不云乎子甯以他規我閣下諒之而已

答扶雅二書後書已刻僕文稿中故特錄此

上何尚書仙槎先生書

塋處數千里外每閱邸報聞執事官職之遷除及賢郎兄弟相繼取科第雖不獲以時修賀未嘗不爲之歡欣抃躍嘆執事之賢而感知己於弗諼也夫稱執事爲知己者以能賞識其芻言也蓋鈔法之可行在塋以爲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其理至平常易曉無如出以語人人都茫然不解塋於是始自信爲獨傳之秘鑰非天下之豪傑識見高于流俗者不足以知我幸而一遇之于顧南雅先生又幸而再遇之于執事夫執事豈肯心不然其說而面爲賞譽者哉蓋誠有以知其深也雖然執事向所見者猶是塋初

刊本耳其摭採尚未備其條目尚未精其議論尚未純其發交尚求削數年以來悉心討論刪改大半以此措諸當世其可以行如流水而無絲毫之窒礙矣私擬執事見之其贊譽當更有甚焉者用敢以其定本就正於執事大抵論天下之時務兩言而決耳曰利曰害利勝於害則可行害勝於利則不可行今鎏確指鈔之大利約有三十視趙充國屯田之奏有十二利者且遠過之矣至于防害之方又極其周詳委備而不留餘隙如此而尚謂不可行天下事豈復有可行者耶鎏猶恐無以自伸其意故博採前賢名論之先得我心者而附鄙說于其後其精詳至此雖使

蘇張再出欲阻其議猶將關其口而折其角況俗吏書生之不知時務者何難詘服其詞乎昔顧亭林嘗與蓟門當事書云今有一言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隴者苟能行之則陰德萬倍於于公桑究其所言則因徵銀而欲易以本色耳今之徵銀如故也而貧民困苦有不止于質妻賣子者遇凶荒而轉于溝壑多矣誠使一行鈔而紙皆化爲百千萬億之金錢以之賑卹無難焉其陰德不更萬倍於于公哉執事昔旣探是其議而未開建白及此者意執事揆時度勢必欲圖其萬全恐一發不中此言遂無用耳然天下事謀之者人成之者天執事盡其人謀

則天心當必有應焉況今逢
聖天子勵精圖治允釐百工執事以　簡畀之隆兼總內
外爲海內所屬望此誠千載一時不可失之機會執事何
不慨然自任爲　國家建萬年永賴之策使四海蒼生無
一人不被其賜則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執事之功矣世
之推原其事者必曰是其說出於某也而何書用之則執
事之識高量廣固已昭垂千古而區區不肖之姓名亦得
附青雲以不朽以是而稱曰知己則誠萬世之知己非止
一時之知己也狂夫之言惟執事有以教之

上林制軍少穆先生書

竊聞明公之撫吳也洞闢襟抱廓古大臣休休有容之量
士之懷刺而謁者莫不加之禮貌而鎏自顧無一技之長
不足以當盛意是以仰望崇堦而未敢進也然明公之於
賤子既使人索其所著芻言又於小湖先生書中齒及不
佞之姓名且有因敬其人為致其遺卷之語以鎏之庸劣
顧得此於大賢君子感激實逾分外今明公仰承　天
眷總制兩湖拜瞻愈遠欽慕益深是以忘其出位之思罄
竭愚衷貢於左右或稍有裨于萬分之一鎏向所刊芻言
體例未精已毀其板數年來旁搜遠紹刪改大半庶幾行
之而無窒礙竊謂方今理財之策未有善於行鈔者請為

明公揚推而陳之世有言開礦者夫礦之有無不可必而騷擾民間取之有盡不如行鈔之妥也有言榷酒者雖前代所行可無大害然終不免奪小民之利不如行鈔之公也又有謂按竈收課則鹽引可增然竈戶既係窮民鹽出時有多少若無資以盡收餘鹽終不免於隱漏不如行鈔之精也又或謂裁減浮費專務節省然今州縣辦公竭蹶節之而無可節不如行鈔之大也又有謂行海運可歲省漕費數百萬然糧艘之水手沿途之短縴無以為生計且萬一失事使誰償之不如行鈔之常也又有謂嚴禁鴉片可歲省出洋銀累千萬然閩廣滇省之人嗜者十而六七

未易猝禁但使行鈔則中國銀皆易鈔外洋無所得銀而自止則禁以嚴刑不如行鈔之要也又有謂與西北水利可以富國富民然徐貞明嘗慮其資之不給而許力臣又以脫脫之與水利歸功于行鈔則水利必先備資本不如行鈔之急也若夫加賦開例則議者固知其不可矣至於禁銅器制大錢是又可於行鈔中兼及之者也且今日之行鈔更有易焉者往年盛京地方五姓錢庄虧空至三千餘萬夫民間錢票必至于虧空而民尚肯行之豈有國家所行之鈔永無虧空之虞而民反不肯行之者乎此又鈔法易行之明徵也然今之諫官未有議及此者豈識有不

足歟抑懲於蔡學士之罷官而莫肯言歟然學士不知順治中有行鈔事明見於　皇朝三通又不能詳舉得失源流而徒欲以前明之鈔爲法其議固已疎矣苟因　本朝故事參以前代之法而損益之安在非經國之訏謨哉自明公撫吳以來德政何可勝紀然興利而利猶未盡興去弊而弊猶未盡去竊窺明公至意必有未能大慊其施仁之量者此無他未行鈔法故耳傳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伏讀明公往年奏疏哀痛惻怛如繪鄭俠之圖如奏雍門之調此眞所謂非常之人而有關雎麟趾之意者也以

實心而行實政天下皆仰望于明公誠能舉鈔法而奏請行之則　天府常盈閭閻皆足然後敎化可興民心可正如是而勳業千百於文饒陰德萬倍於于公矣先以書達下忱附呈拙著芻言稿本狂夫之言惟明公察之

上冢宰湯敦甫先生書

伏惟明公督學江蘇局試闔郡士子二千餘人而瀹與同縣朱綸獨蒙國士之褒固已感深知已及明公再典鄉闈暗中欲得其卷而竟失之叉以告於當道而憐其不遇明公拳拳愛士之殷何異東坡於李廌然世傳東坡猶未能信命致以關節蒙譏若明公秉正無私而賤子安分無求

則固磊落光明可以無慚於幽隱者也竊謂士之遇不遇固有命而所謂遇不遇者又有存於科名仕宦之外則在行其所學與否耳若瑬者年踰五十髮白齒落豈復有望于科名仕宦者哉自念平生所學未有過於人者惟錢幣一事嘗因先父之言採討三十餘年求如朱子所謂一事須格至十分者庶幾行之當世而無窒礙是以稍存出位之思而深有望于海內大賢君子也夫用銀非古也特起于前明嘉靖間耳自鈔法弊而銀始盛行用銀垂二三百年而其弊更甚于鈔則轉思行鈔之妙而又鑒前代之弊而盡去之然後全收其利固亦事理之當然者蓋自用銀

而銅器不禁。錢日以耗。而銀又以出洋日少。日少則日貴。商賈農人胥受其病。由是西北率用錢票。東南率用洋錢。而利權既失。姦僞萌生。盜賊滋多。財用日絀。四方猝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賑救之。誠使用鈔。則錢票洋錢。不禁自除。而紙之爲物。竟化而爲百千萬億之金錢。以之賑恤貧困。而無難。此其陰德。豈不萬倍於于公哉。雖然以此言而出於賤子。人以爲迂談耳。使此言而出於明公。則必以爲經國之訏謨也。蓋言以人重久矣。明公闡明理學。揚歷公卿。負海內重望者二十餘年。正逢聖天子英明圖治。言路宏開。而明公又居冢宰之任。此眞

千載一時也乘此機會倘可奏請行之以一言建萬世之功使億兆蒼生胥被其賜則王文成萬物一體之學必有大快于心者而姚宋韓范之事業不得專美于前矣區區一得之愚庶有以報知己苟獲見采于明公雖終身不遇遇莫隆焉故敢干瀆尊嚴謹呈芻言藁本竊自比于蟻馬之智堪爲人用惟明公恕其狂愚憐其專篤而察之

附

包愼伯先生答書

客臘奉手書兼示大箸兩册古文一道本無定法唯以達意能成體勢爲主而已尊作傳紀書論畧備不拘守古人格轍而自遠塵俗較之哲兄鐵翁令人有難弟之

嘆矣鈔弊一事足下研究數十年乃爲書刊布近又以爲尚有不盡者更加探討務求盡善况復不自滿假輒以稿本郵寄鄙人薄殖淺識豈宜當此然眞讀書人有心世事固應如是精益求精但當世學者未見異人耳銘佩之忱無可言喻然君子立言必期可推行而無窒礙以千里未接一面之人再辱不恥之問苟有異同亦不敢不自盡其狂瞽以助高深也鈔法上利國而下便民事理至明所當加慮者一則細民不信從一則匪人爲奸利耳足下徵引五六百年已事旁及成說欲讀者共知行鈔非衰世苟且之法亦非小人務財用之舉大

端已明不必更條分縷析多列欵目條例既多不能不小有得失則詆訾者爭持之爲阻撓之柄矣猶憶三十年前哲兒鐵翁告世臣曰漢律十八章治獄者比附經義可以決天下之獄今科條無算而犯法者多出於科條之外凡以簡則能該繁則必漏故也世臣心折此言敬爲足下誦之伏望探及芻蕘重加刪定去繁就簡毋授人以指摘之端天下幸甚吾道幸甚要之鈔法非承平盛世不能行尊議已及之矣然亦止目前救弊之善術耳世臣以三十年來求利至亟故持此論者頗堅若遂以爲理財之大經則世臣亦未敢附和也秋賦不遠

當得識荆于白石青溪之側、暢聆高論、以擴見聞、謹先繳尊稿附商議三十餘事、諸惟爲道爲民珍重千萬

附　李申耆先生覆書

相望一衣帶水耳、而竟不聞聲、以此知其老而無外志也、損書賜示大箸、欽佩無已、鈔幣之說、廿年前兆洛曾爲是言、至今日而銀益騰踊、尤非此不足以平之、此特管子輕重之一端、因時制宜、非此不辦、處堂之人、動以爲言利、固不足與語此、大著沉密周慎、極見精心、他如緝捕專課武職、畿輔水利、必先工本、海運必兼和糴、諸篇皆切于時務、大才盤盤、如淵如海、擔荷世道、望之足

下參努力崇德為時自重以需大任之降兆洛再拜

與包愼伯明府論鈔幣書

子持行鈔之說惟愼伯先生深以爲是然意見亦稍有異同大約先生向欲銀鈔兼行而鄙見則旣有錢鈔二者爲幣銀自可廢耳會子重刊錢幣芻言因以槀本就正先生先生答書稍遲而刊本已竣不可復改乃舉其書中三十餘條細加商榷當還質之先生誠以此事爲民生國計之所關不可不詳辨以俟天下之公論子非敢專已自是而拒良友之規箴也

來書云欲細民之信從　世臣　前所云未議行先議收收

之莫如正供常例二事然前謂奇零雜用銀錢未免重鈔輕幣當以相半乃爲善矣杜奸人之奸利世臣前所云取高麗及貢宣兩紙之匠與料領於中官使和合爲鈔其紙可傳久遠易別識而外間無從作僞蓋亦庶幾然鈔有大小紙亦隨之雖小鈔皆令四面毛邊且宜考宋紙寬簾之法使簾紋寬一寸以上更仿髮牋之意製數大字於夾層之中使正反皆無迹而照之則兩面瑩澈此爲尤要也

按奇零以錢湊數足矣無須用銀既用鈔正欲民間之重鈔何以反有重鈔輕幣之疑正用則鈔零用則錢其法至

簡而易行不必拘宋人錢會相半之說尤不可雜用銀也先生所論造紙之法非不精細然此特防偽中之一端耳若鄙見則更欲講求印章講求字迹設立辨鈔之人隨以嚴刑重賞無法不備雖有神奸無從措手又欲糊裱行用使可經久則無取乎照之兩面瑩澈也

來書云前明倪文貞之說唯以銅鑄軍器一便或當時事宜不能懸揣至銀實內帑一便其中具有妙用一則足資散動一則足濟緩急蓋緩急之時有不行之鈔而無不行之銀者也

按以鈔易銀自然使銀盡實內帑然既收之後必須仍散

之民間、又不可使之爲幣、故僕有爲器皿之說、若遂積而不散、不但銀無所用、天下有不疑其黷貨而怨讟沸騰者乎、故立法之初、必明告以終當散之民間、示天下以無私也、若謂足濟緩急、則殊不然、自古大兵大荒之際、百姓但資米糧、雖有銀無所用之、銀苟可行、則鈔亦可行、況又有錢在乎、

來書云、足下欲以行鈔之後、即下廢銀之令、仍斟酌許其爲器存、今值之半、假足下藏鏹十萬、不數年即當折閱過半、想亦未甘趨令也、且行鈔而廢銀、是爲造虛而廢實、其可行乎哉、

按拙著明言行鈔之後須十年或二十年方始禁銀而先生以一即字代之豈不抹撥鄙人著書之苦心乎假使僕藏鏹十萬閱數年後折閱過半而目前換鈔頓獲二分之利則正急於遵令矣何不甘之有至謂鈔虛而銀實則甚不然言乎銀有形質則鈔亦有形質言乎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則銀鈔皆同且今之銀票錢票以取銀取錢謂之票虛而銀錢實可也若行鈔則竟以之代銀代錢矣尚得謂之虛乎

來書云尊議言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是操不涸之財源云云從來鈔法難行而易敗者正坐此耳

按從來鈔法難行易敗者、全在製造不精、易於霉爛、及倒換加費之弊耳、並不關取之不盡也、且鈔雖取之不盡、而國家製鈔、但求足用而止、自可爲之限量、譬諸水火取之無盡、然民間日用自有定數也、

來書云、國家以庫紋一兩當制錢一千、而現行市價、且千五百、客冬林制軍爲州縣謀、奏定洋錢一枚當銀七錢三分、而市仍爲八錢零、如故、徒使銀價驟增、反爲州縣之累、是豈可以人力爭乎、故鈔宜始於一貫、一錁之數也、終於五十貫、一寶之數也、如尊議至千貫以便藏者、行鈔之意、以代錢而利轉移、非教藏富也、且富人藏

此何爲乎

按銀貴之弊惟行鈔可以去之以鈔易銀如其值而加以二分之利以後銀不爲幣自無銀之可貴矣富家因銀爲幣而藏銀今銀不爲幣富家不藏錢則藏鈔矣此自然之理也藏鈔以待用耳先生之論未免看殺藏字以爲永藏不出故云藏此何爲乎

來書云國家官俸兵餉賞號正供常例一切以銀起數錢視之爲高下銀日少而鹽米必需之物商賈買以銀賣以錢故物價騰踊欲救斯弊則宜復幣之本專以錢爲幣一切公事皆以錢起算而以鈔輔錢之不及然銀

價必昂于市、一旦照例改給制錢、難免物議、兵餉尤艱調撥、是必皆發給者照各省時值銀價準給、征收者以例價每兩一千、唯酌扣解腳錢、其半給以鈔、如是則行鈔之始、出入皆民獲其利、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矣、

按鈔本以錢起數、則重錢之意寓其中矣、竊謂既行鈔則財自有餘、一切俸餉皆當增、正供皆當減、若僅照時值銀價給錢、止可弭謗耳、安能民說無疆乎、

來書云、按國家歲入成數、每年約四千萬、半入部撥、初次造鈔、常以歲入爲數、以後消息盈虛、每年續造若干、至倍於歲入、輒停造、

按造鈔之數當使足以盡易天下百姓家之銀而止未可懸擬若論國用則當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國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

來書云公私行使統宜照鈔作數蓋民與官交每事皆有抵折如近日收漕明加之比豈可於鈔載之外別加虛數名為利民更生枝節

按百姓以銀換鈔加以一分之利百姓以鈔納糧又加以一分之利自是仁政惠民未可謂更生枝節若民閒行用則當如鈔之數無折閱無加增也

來書云州縣必立鈔局與民平賣凡行鈔之利取諸錢

莊及兼并之家虛出錢票滾剝齊民者耳豈可更發錢莊使爲官賣鈔耶

按行鈔乃天地間別增此一種之利不僅取諸錢莊及兼并之家也凡官與民交易每不免胥吏之侵漁民畏胥吏不畏錢莊則官爲立局不如發與錢莊也

來書云寫格言選書手尤爲隔膜教亦多術矣古書具在何必此若謂佳書可珍藏試問藏鈔者爲藏錢耶爲藏書耶唐之開通宋之大觀崇甯書皆精妙世固有一二人寶玩者豈可通之齊民乎

按寫格言選書手亦製鈔精工之一術教民本自多端然

古人於几杖盤盂皆有箴銘今以格言書之于鈔使齊民觸目警心終是有益而無損原非專恃此以教民而廢其餘化導之方也書法精良正使雅俗共賞假使宋之交子使蘇黃米蔡諸書之元之鈔使趙孟頫輩書之傳之千百年後豈不人人寶貴乎此非僅爲目前苟且之計者所知且以天下之大亦不患無善書者出也

來書云銅禁之嚴莫如雍正時其時一切令行禁止而銅禁竟不能行況議此于今日耶當百錢法雖自古然唐以河北之役舉此深不便民不數年中商民受其害者尤夥足下行鈔之議信以爲必可行者尚不數人況

并禁銅器鑄當十當百而同說之恐斯世罕有能讀之終卷者矣

按銅禁之難行鑄大錢之未獲其利無他以未嘗行鈔故耳若行鈔則銅禁必易行大錢必甚便何也有資本以收銅也有總統以領錢也拙著中已備言之吾輩論事但求其理之至是法之盡善耳若行與不行自關運命非人力所能爲亦不當豫計世人之不信而遷就其說也

來書云鈔法非承平盛世不能行尊議已及之矣然亦止目前救弊之善術耳世臣以三十年來求利至亟故持此論者頗堅若遂以爲理財之大經則世臣亦未敢

附和也

按三代井田之妙全在權操于上井田既壞欲求利權之操於上無過錢鈔二端則正理財之大經也先生但視爲救弊之善術則亦僅可以論宋金元明所行之鈔而不知鈔中自有盡美盡善之方也

來書云尊議盜賊取而用之於市則立敗海洋以鴉片土來得鈔則彼國不行將自止不來二條頗非事實今盜賊得會票錢票用於市而不敗者多矣何嘗無號數印章乎中土既不用銀爲器止得半值正可用之買土勢將驅銀盡入外夷矣

按錢票數少盜賊或能用之於市然亦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若會票數大萬無有盜賊能用之者人家一失會票即向出會票家知會盜賊用之直自投羅網耳吾鄉有一賊從未破案一日偶偷一老翁錢數千老翁之錢皆以背相向而穿之因有記識遂以破案然則鈔之多爲記識此盜賊立敗之明驗也既行鈔法則百姓皆以銀易鈔爭取二分之利安能待至十年或二十年之後銀止作半價用而以之買土平所慮者中國之土亦有種煙者或奸商以貨物易煙則鴉煙尙未能絕耳若謂因行鈔而驅中國之銀盡入外夷此必無之理也

來書載資陽蔡君用錫之言曰禁銀一条𨙻利於洋爲內地大害更不待言即如編中以貨易貨之說則此之所貴或爲彼之所賤是使內地之人貴者必賤用之將坐困於洋至今洋人先買鈔後買貨尤爲掩耳盜鈴之事蓋不過一轉移間銀仍歸於洋也

按禁銀使不爲幣最是權宜妙術所以恐嚇富翁使急以銀易鈔耳旣以二分之利歆動之又以數年後銀止半價恐嚇之則天下之銀必悉入內庫矣然後徐商散之民間之法使爲器皿亦有限止非一時盡散也百姓安得取銀而盡入于洋乎且外洋所以欲得中國之銀者將鑄爲洋

錢仍入中國取利耳中國既用鈔不用洋錢外洋亦何取欲得中國之銀乎且中國所以懼銀入于外洋者慮銀少而不足用耳銀既不爲幣縱使盡入外洋亦與中國無損捐金于山藏珠于淵正是盛治之風而況銀之必不入外洋乎兹諸公之所以與鄙人辨者皆視銀太重而不知行鈔之後銀非復今日之銀矣即如珠玉世非不寳貴也假使天地間竟無此物於國計民生何害乎洋人欲得中國之貨必先以銀買鈔彼之銀有盡我之鈔無窮則外洋之銀將盡入中國何爲銀反入於洋乎凡以貨換貨必以其地之所出斷無在此反貴在彼反賤者若謂物之本質貴

賤懸殊則以貴物易賤物必貴者少而賤者多適得其平何至坐困於洋蔡君之論似全未悉商賈情形也

來書云鄙意以爲首列周官以後行鈔之源流事跡採錄原文使可徵信次列前人名論次列尊議一論鈔之當行一論鈔之易行一論都下行法一論外省行法次敝友朋贈答討論則體例似更精嚴

按鄙人初刊鈔幣芻言亦頗徵引事跡採錄原文旣而以宋金元明之行鈔皆未精美不足取法故全以議論行文運化事迹于其中耳凡爲上等人說法宜簡捷爲中下人說法宜詳備鄙人恐世間中下者多故不厭詞費也若乃

有意阻撓則固非口舌之所能爭矣

來書云取貴之易者以其有實也無論拜實官卽近之捐班月選是其實職銜章服及儀節是其實統計捐班得缺者不過什之二三然有此實際則能以實馭虛而捐生奔走恐後而無怨行鈔能求實何不行之有實既至則能御虛蓋實必損上而能馭虛則上之受益無窮而下亦不受損此其所以爲妙用也但非短視諸公所解耳

按先生此條發明用鈔之利頗精透既如此則先生何以又云僅救弊之善術非理財之大經也

來書云、顧亭林任王谷皆言用銀之害、大旨言民間有無窮之求、而無從得數星之銀、當時情事不敢懸斷、其非然、亦不敢信以爲是也、王谷事不可知、亭林前明世家子、民間情僞疾苦、非其所知、迹其行事、仍是一紈袴有文學者耳、

按亭林南北奔馳、艱苦備嘗、又久居關中、自言親見關中之民深受用銀之害、有何不可信而先生疑之乎、觀其文集及日知錄、自是有經濟本領學問之人、惟論鈔一條、其學識遂不逮倪文貞陳卧子諸公、是其所短、先生竟以紈袴目之、未免抑之過甚矣、

來書云寬則得衆惠足使人其說固不可改慈母有敗子驕子不可用其說又豈可廢哉劉晏之言自是書生不解事者秉筆以誤後世當日斷不如是也果如是劉晏豈能奏績哉近日官工估千金者到工曾不能什二三雜稅上供者不能什一而尤多虧空雖用劉公之法何益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之在上者不砥礪廉隅徒法何能自行哉

按劉晏造船之法費止五百而給以千金船遂完固東坡先生嘗極稱之以戒見小利大事不成者未可謂無此事也竊意劉公當日既予以厚利如造船不如法即以嚴刑

隨之信賞必罰二者並舉事無不成劉公固非徒寛而不知覈實者也今日之事若估工者寛以有餘查工者嚴加覈實而一切禁其浮費何至有虧空之虞要之砥礪廉隅亦是常人所能勉非必大賢君子也在有以倡導之耳

來書云小鈔費本百文造紙及硃印足以精工大鈔費本五十千文反覆思之不得其故雖裝潢至精好亦不能如是之多也

按凡物窮工極巧所費何有底止金箋亦紙也而一對聯之費直十餘千矣裝潢精妙加以金玉之飾何難費至五十千文且估價者宜寛不至使監造者賠累也

來書云白銅別是一種產處每斤値銀二兩許至難得此外止有紅銅是本質加鐵則爲現行之白銅加錫則爲響銅以爲樂器加白鉛則爲青銅加黑鉛則爲黃銅李穆堂先生之疏蓋未知物性也

按李公之疏言禁銅之法必將一切打造黃銅紅銅白銅之鋪盡行禁絕最是千古名言縱未深悉銅性不足議也

來書載湘潭周君貽模之言曰王者令出維行豈必如鄉閭婦女賭咒設誓而後取信天下耶不但迂濶抑且可笑急宜酌之用函一條亦近迂可省

按行鈔莫患于屢更其法故必誓之明神永不變法盟詛

之法周官掌之神道設教聖主所不廢也今州惟行談何容易耶抑鄙人更有說焉賈生之論禁銅劉巴之論大錢張詠之行交子爲千古理財之良法宜封爲財神令天下之民祀之此事更近迂可笑然而鼓舞小民信從之法則莫善於此用函一條緣在京師中有一名士言行鈔恐易遭水火之虞故爲此議

來書云火耗加派胥吏侵漁非行鈔所能去州縣赴司以領抵解除領費另繳外仍每銀一千江蘇加火耗七十二兩江西加五十六兩此豈干成色秤法之事哉然如此藩司已自謂清苦有操守而州縣亦稱爲好上司

不賣缺者此等情形先生或未悉也

按官吏侵漁亦必有所借以爲名用銀則有火耗有解費行鈔則則無火耗解費之可言矣如此而勒索直是明加無名之陋規耳天下事明加者有限暗取者必多侵漁即未能盡除然較之用銀幣之時必遠勝矣

來書云以廢鈔爲明亡之由未免尊題已甚三吳士大夫家姬侍數百投充家丁無算以蝕國課而納賄賂國變之日內帑如洗而士大夫擁厚貲者甚多此自關廉恥之喪不關鈔之廢也

明亡雖不盡由于廢鈔而廢鈔亦其一端大抵國之治也

必先使百姓謀生之道寬然有餘而後可使人心之正及其亂也暴征横斂民不聊生而人心又安得有廉恥耶故富教二道相因而不可闕明季士大夫至受張獻忠之賂而不愧固由奢侈黷貨畢竟由貧乏無存者更多向使行鈔而增吏祿則既富方穀亦養士大夫廉恥之一端也

來書云今滇產銅甚少而尤劣採辦到省肰如糙石幾不復知爲銅鎔之砂相半故錢甚劣專籍東洋銅攙和以得成萬一洋銅有阻則鼓鑄無資銅禁固在所當行然此事甚不易錢法一事愚嘗思之不得善策用銅之廣無如近日煙具衣扣二者爲最大以人人皆用故也

今日之事非有利不能使人行行鈔而以重價收銅然後嚴禁打造銅器之舖安在銅禁之不易行也

來書云鈔法久不行莫知從前行時如何通行之法唯有以正供常例通之使取信于民耳今賈人出錢票其始皆持票取錢無滯久久人信其殷實不欺于是竟有展轉行用至數十年不回者并有竟不回者黃河兩岸致富者莫不由此皆以信行其詐故能得于蹈虛者學之每以一擠而閉歇逃遁矣

國家欲行鈔但使錢糧關稅一切雜稅俱准收鈔則百姓未有不深信者百姓以銀行鈔但使明加以二分之利未

有不趨之若鶩矣且國家之行鈔與富家之出錢票亦異國家有權勢以行之而富家無權勢故錢票有虧空而行鈔無虧空也百姓信國家之行鈔必萬倍于信富家之錢票矣若謂民樂用錢票反不樂行鈔則是王者之尊崇反不敵一富家之權勢豈有此不通之情理哉

來書云奇渥初行鈔時自亦賣與民間不知民間以何物買之想未必盡以朱提與布泉矣史文不備讀史能疑者更少是以至今鶻突宋之交會則以本有錢在久久便成今日之空出錢票耳行鈔本自金始金史尤不詳也

統觀前人之行鈔似有兩法若鑄鈔不多則不必責與民間但上所發軍餉官俸皆用鈔則漸漸通行若鑄鈔既多而又欲其速行則必使民間買之以當錢用也

來書云子母之說甚通記予五六歲時徽州一府不見錢若干文則用竹籌長尺許零用則以碎銀雖買青菜皆以碎銀買菜傭機中皆帶一釐戥小舖戶家皆有鎔銀之具日間所賣碎銀夜則傾成薑錠先外祖賈於徽曾帶其籌歸以示人但今不記其式樣未識此物之是否發于官耳至今五十餘年問之徽州士人竟少知其事者矣習見成自然亮哉

民間習俗有時亦自改者皆便利之所趨耳士大夫不知因時利導之法而動言不可更張謬矣居今日而言鈔法則正因民情苦於銀價之低昂錢票之虧空而爲之也

來書云鈔既通行豈可更分省分都中內外城倒換錢票折閱不少況隔省倒換更經吏胥之手乎且此省換得彼省之鈔在本省既不行用將何置之乎按鈔幣既堅厚則各省布政司於背面蓋印掛一省之號各縣又從而印之掛一縣之號都中則發府尹掛號轉發五城如外縣之例背面無印號者不准行則杜造鈔局中及發出中途偷漏之弊第一要在都中妥議行使都中一

行則外省皆知而願行矣

部隨此省換得彼省之鈔自當解還本省行用如欲省事且去此條亦得掛號蓋印自不可少但鈔既糊裱則當兩面用印不當專在背面也

來書云　本朝二百年並無弊政而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仁政無不兼採舉行者然行一善政即民受其害故小子嘗云有識之士爲言官但求停諸善政則爲斯民之福無窮也以小子所知甘肅一省年年借籽種有方友樘者任一年不借籽種藩司詰之云民間無庸調劑司怒甚欲劾以玩視民瘼首府爲之求乃勒領籽種銀

二萬兩再三辭祇領一萬然入手只三千七千入司橐三千領回半年後仍加二千以五千餽司書領回傳諭富紳分借各紳叩頭求少領凡領銀一兩者三月之後以六兩繳還此方君自與小子言者畧舉一隅可以類推

作弊皆由於胥吏但使上有賢明之督撫下有剛直之縣令自無此弊即如近來發賑有全入己橐者亦有實惠及民者賢愚未可一概論也要之人心雖壞亦不過貪利已耳行鈔而明予之以利更繼之以嚴刑信賞必罰善政當非竟不可行也

來書云、盡有天下百姓之財、雖有其理、然書之頗不雅、幸更酌之

此句須合下句讀之、下句云、天下百姓之財。又人人頓獲二分之利。則信乎其爲天下之仁政。而不至駭人矣。

來書云、凡事閱數千年、便不能悉、史書所載其大畧耳、況秉筆者未必解事、更不必曉當時眞實情形也、如許公所議、內帑不虧、則奇渥之世、似別有物以爲內帑、且其時征之民間、亦不知以何者爲正供也、然民間傳說、彼時之弊政、民不堪命、而史無其文、

按許公所云、內帑不虧、即指鈔耳、鈔雖多用、而造之甚易、

故云內帑不虧也元時既不鑄錢武宗一鑄而旋罷則爾時正供布帛菽粟之外必以鈔也民間所傳本不足信惟明初不用元時之鈔而舊時蓄鈔之富人皆爲窮民此則情事之可信者也

來書云舉事固不可爲利亦不可求名雍正時怡親王朱相國辦水利至八百萬畝若遂以爲屯即可以紓東南之力而爲不與民爭利五字所誤悉聽升科至今盡廢偶存一二處不過爲直隸廢員轉身之地言至此不能不歸咎于朱高安之不思其反也

此論誠然然今日設有復行水利者而地各有主因行水

利而遂奪以爲屯。勢亦有所難。當更求善術以處之。意必行鈔而以鈔買其地。庶可耳

駁陳扶雅孝廉論鈔幣書

陳君於鈔幣一事。全屬門外。其來書殊不足駁。但其書已刊入稿中。恐無識之徒爲其所惑。故略駁其一二條。以見紕謬之極。事關國計民生。不敢爲亡友揜過也。

來書云。尊議所定之鈔。以一千貫爲率。自古未有如是之重也。而又欲禁銀以行鈔。一旦令民之以銀易鈔者。皆作半價。是民以萬金輸左藏。易鈔者僅與五千貫之鈔。及至諸縣以五千貫之鈔易銀者。僅與二千五百兩

之銀則民有萬金之産但須由京至諸縣已折閱七千五百金矣民雖至愚亦不失算至是

僕原書所定之鈔小鈔由一貫起分爲十等何嘗專以千金重鈔爲率而嫌其太重乎僕明言百姓以銀易鈔加以二分之利則是有萬金之産者頓增爲萬二千金何得誣爲折閱過半不通世情若此乎僕所謂禁銀者禁其爲幣耳必待鈔已盛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方始禁之非甫行鈔而即禁之也所謂作半價用者謂百姓以銀易鈔則銀已畢收於上上亦無所用之故減作半價散之民間使得爲器皿耳則百姓以五千兩之鈔可易國家萬金之銀正

見鈔之貴而銀之不足重也而陳君反以爲五千貫之鈔僅易二千五百兩之銀是直以白爲黑全與原書反背矣渠書云尊議云商人領銀設官局打造銀器以減半之價售於民間民之貪利無微不至聞有此令天下之富戶皆爭起而開銀局矣民以五千貫之鈔領一萬兩之銀是一轉移間而坐獲五千金之富孰不爭先取之竊慮此時不但縣庫府庫省庫之所藏不足給民之求即內庫所藏亦不過數日而盡國家雖有萬萬金之嵩本變而爲五千萬之故紙自古國帑空虛未有若此之速也

按此條則陳君原知減半之價乃損上非損下也豈不與上一條自相矛盾乎然銀既作半價用則百姓以五千貫之鈔易爲金之銀仍猶之五千貫耳何從獲五千金之利哉即打造器皿不過稍加工費無從獲倍利也且上以收銀太多故減半價發於民間其權自上操也百姓何能恣其所求而慮府庫之不給乎且斯時之銀已不爲幣矣完納賦稅皆以鈔百姓方寶貴鈔之不暇安肯盡以有用之鈔而易不爲幣之銀乎陳君之書全然隔壁之談姑舉此二條駁之其餘可以類推緣陳君觀書潦草未嘗尋思上下文求立言之本旨也

條議鈔法揭

明 周[illegible]

揭爲欲足國用莫如法祖意行鈔法謹苦心講求以備採擇事。按從古國家不足之患未有如今日者體天之心法祖之意與時推移使民繇其道而不知非皇上莫能變通也今司農集議方將採嘉謨入告即職亦有借箸然多利害半求其有全利無小害生生不涸者莫如鈔法謹攷洪武初令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鈔料制高一尺闊六寸以青爲質外爲龍文花欄題額曰大明通行寶鈔旁爲篆文中圖鈔貫曰一貫值銀一兩曰五百值銀五錢等

而下之至一百止。凡六等。太祖足國之道。端繇於此。至景泰宏治之間始壅。其壅者何也。則以柔穰質脆色青易混也。鈔數不同易緣為奸也。鈔本不過分文而利至百倍也。禁用金銀不便民用也。惜當時無有以變通之說進者。琴瑟不調。必更張之乃可鼓也。大槩將以變通之道待中興聖主矣。皇上同符太祖。請法其意。勿泥其跡。因其利。勿違其情。鈔質用精細綿綫織就。龍文邊欄方廣畧如祖制。而稍變其文義。刊成板式。中為十貫一貫之形。其色黄。折衷祖制。值銀五錢。用該局巡視衙門印信。完日進內。用另製御圖書一顆。仍編半印字號。旁刻崇禎某年造。此其大略

也。或曰非常之原。其創行難。國法日輕。其疏利難。巧僞日滋。其防僞難。厚利易趨。其綜攬難。夫利者。天之所以愚民也。錢鈔法。又帝王所以變通使民自愚也。民至愚而神。亦至神而愚。法立於如山。而令行於流水。以爲難則誠難矣。以僞易則又易矣。如有定議。刊刻成書。仍以詔書申嚴囮[illegible]之禁。頒布中外。耳目一新。方可通行。又不禁民用金銀銅錢。只每二兩五錢。用鈔一張。約每銀錢十分用鈔二分。未及二兩五錢而强用鈔者。立爲厲禁。此創行法也。按律僞造寶鈔者斬。今議梟不待時。僞造御圖書者。又加一等。仍抄沒財產入官。而凡徵收稅糧納贖援例工食等項。俱

許上下通行。然非二兩五錢以上不許用。此疏利法也。以綾爲質。且織成龍文。僞造頗難。仍申嚴擅藏空白鈔質之罪。與僞造同。舉首者以犯人財產一半給賞。一半入官。知而不舉同坐。且有年號編號。對勘真僞尤易。此防僞法也。專設大臣印信。以防叢生之奸僞。又用御關書以防監督之私擅。且出入多寡。整齊畫一。如鈔一萬。卽算銀五千。利權獨歸於上。而下不敢竊。此綜攬法也。至於開局用心計大臣。以侍郎充。屬僚以戶部司官及各散局充。巡視以科道充。俱不必添設官僚之可議者。織造局或在蘇杭。或在南京。或在京師。每疋織鈔質百張。每張約值銀四五分。就

便差官專管又織造之可議者其須發部錄京而外先給官吏俸錫亦每二兩五錢以上給鈔一張如通行後奏請虞須內外得其人無弊不行此須法之可議者水漬不妨行使如黯污油污折爛許赴局更換在外赴各府更換納錢二錢五分將原鈔切角類奏年終燒燬此更換之可議者如此法果行歲用本十萬可得息百萬用本百萬可得千萬國家無窮利源從此開濬祖宗以良法待皇上之變通夫若以不足之象啟皇上之神化苟得其人通變不倦即以足國可也何慮仰屋哉職此疏頗經苦心沉思似有可採而或者慮輓近法弛易起阻撓不知法祖宗之法也

皇上之法也其誰敢奸且天下事行之只在得人耳即如河南陜西原不行制錢今開局制錢未嘗不通行何獨疑於鈔如當事堅謂不可亦當存此一段議論以待其人本擬具疏進呈御覽而事係創始未經集議理合具揭送閣部伏惟裁酌可否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按先生此揭上于崇禎二年考斯時爲閣臣者韓爌周道登李標錢龍錫也庸庸者何足以知國計哉宜其說之尼而不行耳夫當度支大絀之時行之已恐其遲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然較之崇禎十六年因蔣臣之議而方欲行之則猶未爲晚耳今考其議論頗

有精確語發前人所未發然欲以吳綾爲之終不如以佳紙之爲便也織就龍文以防僞造終不如講求書法多爲印章之可辨也中爲貫形又不如書寫格言之足玩也綱銀更換又不如即用綱糧之無弊也每用銀錢十分用鈔二分又不如零用則錢正用則鈔之至妙也一貫値銀五錢又不如以錢起數一貫一千之易簡也其餘規畫頗得其要自謂苦心沉思洵非虛語千載而下讀者能無慨慕其人哉

與方素北書　　彭士望

歐陽憲萬常欲行鈔法已勒成一書思之三十年有幾微

未合終不出以示人身死書亦亡去故通儒之識見不希望於速成不遷延於勢利古今之身死名滅抱奇才而不試者何可勝道則亦惟道兄勉之而已

予用心三十餘年以成錢齋餘言編以為天下之人莫疑於余也豈知二百年前乃已有先生其人耶惜乎不得讀其書而討論之也然予與先生亦有異者先生思之三十年尚有幾微未合予於此事舉無毫髮之疑迨刻書行世而有識者或從而指摘之然後反之予心其言果是耶從之可也其言果非耶駁之可也蓋先生殫一已之心思以求至當予則合衆人之心思以求至當

也。先生不肯示人而書竟無傳予則再三刊版前後印行數百部亦安能必其書之果傳也哉。然極苦心孤詣而欲有裨於億萬蒼生者則予與先生之意同也若夫行與不行則有數存。

鈔字考　　　　瞿灝

明會典云、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鐵山外集云、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為掠取錄寫之義無以為楮幣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但古以皮今以楮耳宋史有鹽鈔、蓋即鹽引也、鈔之名、始見金史、時有交鈔之制以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元以來

沿襲其制按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今鈔法久停、而關名未易、俚俗謂富人曰鈔老、佩囊曰鈔袋、費錢財曰破鈔、皆仍宋元明用鈔時語、

按元人計鈔數曰若干錠、錠乃鋌字之訛也、南史梁廬陵王傳、嗣子應不慧、見內庫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舊唐書薛收傳、上書諫獵、太宗詔賜黃金四十鋌、按此則世俗計金銀以錠、其字當作鋌也。錠乃有足燈盌、今燭臺之類、與金銀無關涉、元人制鈔、本準銀爲數、故即以稱銀者稱鈔也。

續泉志序　　厲鶚

有宋一代諸年號錢之外。又得銅牌。徑二寸許。其文爲臨安府行用準三百文省。予向讀郎仁寶七修類稿云。是南渡國窮補救通變之物。交會錢引之類。第不解所謂省者何。考洪文敏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自是以來。官民出納。名曰省錢。然則銅牌者。殆亦支銀之券。當日錢無足陌。故著省字非如楮幣之祇以千百爲率也。銅牌廢而楮幣行。此正可補宋史食貨志之缺。

按此即後人欲用銅鈔之所本。要之銅牌。亦猶之大錢也。

行鈔卮言六則

管子云。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必抱菁茅一束以

爲輕籍不如令者不得從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貢獻者菁茅之謀也按石璧菁茅其說似近於誕然當日以桓公之權勢偶一爲之在諸侯亦所損無多未始不可行者漢武之用皮幣即祖此術亦可見天下無物不可以賤而使貴然此要可暫而不可久不若楮鈔可久行而無弊足以徵物之輕重者也

嘉定瞿木夫先生年七十餘矣以所撰錢志示余備載歷朝鈔式及所藏舊鈔又得見崇禎十二年印鈔之銅版式

上款一貫四百文。係乾隆年間出土者則知當日勢窮討壁。亦嘗行之而未廣。可補史志之所未備。然予之論鈔。在師其意而不泥其法故不復圖前朝之鈔式也。

方今欲圖行鈔宜若無人不悅者。然而亦必有阻撓之人。何也。一則京官之顧慮也。蓋官俸皆給以銀。銀價貴則官俸不加而已加。彼既習聞前明行鈔。其後至不直錢而官俸只給空鈔之說。一旦行鈔。惟恐復蹈其轍耳。一則河員之顧慮也。河工歲修累百萬。銀價日增則官有盈餘可以致富。彼惟恐行鈔而或有所減耳。一則吏胥之顧慮也。凡銀之出入胥吏皆有平餘使費之沾潤。彼惟恐行鈔則無

可藉口耳此其所見至淺所識至小若欲行鈔則當事者必再三明告以決無斯弊而又為之設心處地明加以俸稍使行鈔之初官吏先獲其利自不至浮言四起而國家與百姓均受無窮之利矣

天下之事有為之於此而效見於彼者故郢書燕說可以治國束縕請火可以還婦全在行之有術也漢初之患莫大於諸侯之強主父偃進推恩子弟之說則不期削而自削矣今日當事所患者漕務鹽務以及銀價之昂民生之困而用鈔則亦可安坐而去其弊者也

嘗見日知錄之餘一卷內載洪武二十七年詔禁銅錢洪

武三十年詔禁金銀深嘆其立法之未善夫零用則錢正用則鈔若禁錢而使民市一二錢文之物亦用鈔則不便甚矣此錢之斷不可禁者也金銀自當禁其爲幣耳其爲器皿則不禁也但使上之人先有不寶金玉之心則禁之尤易耳今之人情皆願用票而不願用銀以輕齎故也則行鈔五年或十年之後而不許其以銀爲幣正所以順其情而用之禁銀又何難哉

今人但知荆公青苗法行而民深受其害不知不行青苗而民亦未嘗無受害之處夫天下之不能無窮民者勢也窮民無所得錢而借貸於放債之家若今之所謂印子錢

者。其利之重。蓋較之青苗而不啻加倍矣。其併此借貸不得者。則亦轉於溝壑耳。但國家不行青苗。則君相可以不尸其怨。而究無救於窮民之死亡也。當日諸公論青苗之弊當矣。然亦未究其原也。若古聖王之政。豈有坐視其窮民無以爲生而不爲之計乎。善乎近儒惠半農之解國服爲之息也。曰國服者。卽管子之國軌也。亦曰國準。軌爲法。準爲平。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歲黃金一斤。直食八石。五穀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國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於是穀與幣相權。而貨通食足焉。上以幣下。以穀造公幣。而寄之民。振其

不贍。以。幣。準。穀。直。而。貸。之。斂其有餘。以。穀。準。幣。直。而。收。之。振時穀重而幣輕。以輕權重。斂時穀輕而幣重。以重權輕。如此則上不取息下不出息而上下交獲其贏各有十倍之息。所謂以國服爲之息者蓋如此。竊謂安石早知此解安有青苗之弊哉。夫藏繦千萬貫朽於庫積粟萬億紅腐於倉。謂之消。粟米財物。上下通流使相權注無有滯留。謂之息。嗚呼。此。周。官。所。以。爲。聖。人。之。書。而。管。子。所。以。爲。天。下。才。也。然三代而下。窮民不皆受田安所得穀而貸之幣。則惟行鈔而與錢子母相權。國用既足。窮民可得而賑矣半農又言太公九府圜法。乃是泉有九品周官泉布亦有九

品然則行鈔而分以幾等亦法其遺意也

大錢議

韋昭國語注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自古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熟耳蜀志注零陵先賢傳劉巴勸先主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數月之閒府庫充實冊府元龜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沈演之以爲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其源自絕南齊書孔覬上鑄錢均貨議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魏書

高道穆傳。道穆表曰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至無利。應自息心。乃更鑄永安五銖錢。唐志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代有重輕。周興九府實啟

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多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造。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靜言立法。諒在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依舊行用。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間擡加價錢爲虛錢。由是錢有虛實之稱。按上元元年六月詔曰。開官爐之外。私鑄頗多

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奸未絕。宋史志慶歷初軍興。陝西移用不足。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並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從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鑄大錢。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錢一。以故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三司使葉清臣學士張方平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

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又令大錢以一當二。盜鑄乃止。按自漢以來。議鑄大錢者時見於史。然其道有二端。如孔覬高道穆之倫。不過即當一之錢而大之。以絕私鑄之源。此古來行之而無弊者也。若第五琦張奎之輩。則祖劉巴之說而欲以富國者也。然劉巴行之而見效。而第五琦等行之轉致物價騰貴。私鑄繁多者何也。蓋劉巴不過偶一行之。而唐宋遂欲以為天下之通規。不思大錢一當十一當五十。私鑄者比小錢獲利尤重。又安得而禁哉。然則母權子之說

遂不可行乎非也一在重其資本如當百之錢極其精工其工本亦須費至百文則盜鑄者息矣一在禁銅銅禁既嚴則私鑄者無所得銅而亦息矣一在行鈔則一貫以上別有鈔以行之而大錢所用既少其下仍有當十當一之錢亦約與資本相當則盜鑄者無所牟利而又息矣如是則大錢乃所以輔鈔之用又何爲其不可行哉

禁私鑄議

昔漢文帝嘗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生論之詳矣後世不禁民鑄者則惟宋沈慶之唐張九齡議也又考齊文襄武定六年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則其

時。亦不禁私鑄矣。宋書顏竣傳。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中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充實。光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息。無辯末之患。令公私所之。惟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江夏王義恭駁之曰。景和元

年。慶之竟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今按慶之之議。實爲紕謬。萬稅三千取利太厚。使民棄背應命。必以濫惡之錢充數矣。唐志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禁鑄錢。元宗令百官詳議。通典秘書監崔沔議曰。漢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他巧。然則雖許私鑄不容奸錢。錢不容奸則鑄者無利。私鑄自息。斯則除與不除爲法正等。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誠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按許人以鑄錢而又欲使之無利。此不近人情之舉。勢必不能。當時劉秩之議。所以謂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九齡之奏。僨矣。然則私

錢固必當禁而禁之於旣鑄之後尤不如禁之於未鑄之先則禁銅爲尤要矣然從古禁銅之法寬之則視爲虛文嚴之又恐騷擾民間將若之何而不知自有善術存焉必也行鈔而厚其值以收銅則豈惟一無騷擾而民且樂於輸銅不待以嚴刑繼之矣又何慮民間之銅不可盡收也哉

鈔貫說

富國必先富民富民莫如重農桑勤耕織使天下之民無饑寒之憂而國用自足然三代以還井田法廢貧民不能皆受田顧安所得衣食之資乎五穀者民之司命也金銀錢幣者國之通貨也貨幣通則民生日裕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而天下無窮民矣夫富貴之權一也今　朝廷拔人才於草茅之中可使立致卿相馭貴之權盛矣而馭富之權猶似未盡者則以有其權而散失於下未能綜攬獨運於上者

之故也富權不操於上則經費易絀然後議捐輸議開礦議賦稅無論行之無益即小益矣終無濟於度支也審度今日之情勢必使馭富之權與馭貴等而同操之於上開無窮之利源與萬世之長策　國帑恆充民財常阜則非行鈔貫不可嘗考鈔幣源流鄭司農有云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凴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行鈔所由昉也唐有飛錢鈔引宋有交子會子始於張詠自西蜀一隅以通於天下逮金皆用楮鈔迨元代而鈔遂孤行矣當元之時天下之人衣於鈔食於鈔貧且富於鈔更不知有銀錢之用元之賦稅最輕兵威最嚴終其世不聞軍

需之不給者行鈔之利也明初亦行寶鈔至宏治以後始漸衰我　朝順治八年兼行鈔貫之制始造十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因庫貯充盈停止恭載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通典二書是行鈔之法乃歷代理財之大經亦國初已行之成案況今日承平盛世生齒日繁費用日增其可不講求致富之謀猷以足國而足民乎請先言行鈔之利而後陳行鈔之法凡天下貨物之為幣者皆有盡惟鈔無盡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秉造化之鑪錘其利一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尊　國家之體統其利二百姓便於行鈔洋錢不禁而自

廢免外夷之耗蝕其利三民間行用錢票會票每苦錢店閉歇落空行鈔則絕市儈之脫騙其利四鈔有一定之貫數商賈不得隨意低昂去民心之詐僞其利五姦民倡立邪教皆以財利要結人心行鈔則財用不絀緩急有備其利六貨物壅滯之處以鈔收之平物價而廣流通其利七財用既足則興水利務開墾廣斯民謀生之路其利八每遇水旱偏災河工軍需不假富戶之捐輸可杜官吏之逼勒其利九度支大裕舉凡河漕鹽務積弊之當釐剔而以經費不足不敢輕議者行鈔則皆可次第舉行除萬事之頹靡其利十獨操天下之利權無所復事於聚斂一切取

於民者皆可從厚行千載之仁政培　國家億萬年之丕基其利更在萬世矣惟行鈔之法必先自上始今世所用銀錢亦非可食可衣之物而舉世寶貴之者為其能上行故也鈔貫止於尺寸之楮加以工墨印信命千則千命萬則萬而欲斯民以之為衣食之寶亦必為其能上行故也蓋必官司喜於收受使民心不疑自可轉易而流通然楮久則壞壞則必須倒換其倒換之法當陰寓於收納之際凡民間昏暗之鈔皆准其完納錢糧關稅擇其壞爛不堪者州縣每年收繳布政使悉數解部銷毀改造舊鈔常入新鈔常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鈔之即可當銀當錢在內

捐監捐封捐級在外錢糧關稅必藉鈔而納官吏之廉俸薪水兵役之工食口糧必藉鈔而給鈔法一定永無停止更變之虞則民亦何苦持極重笨之白銀銅錢以聽低昂於吏胥之手哉故鈔法之關鍵尤在未議行先議收乃可行之久遠歷考前代鈔法之敝皆因鈔久昏爛官不肯收咸以敗楮目之惟以限年爲界界滿則易名曰稱提舊界未滿新新鈔已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失業有司又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諱但知有出不知入之爲出官旣明以爲欺人之具民亦孰肯信而行之乎故曰未議行先議收陰寓倒換於收納之際收之正所以行之也今將製造行鈔之

法廳列於左

一曰等類

一鈔分五等第一等每張長一尺四寸闊九寸準作制錢五十貫爲大鈔第二等每張長一尺一寸闊八寸準作制錢十貫第三等每張長一尺闊七寸準作制錢五貫爲中鈔第四等每張長九寸闊六寸準作制錢三貫第五等每張長八寸闊五寸準作制錢一貫爲小鈔一貫以下制錢

補用

一造鈔數目初次宜按戶部一歲所入之數定製造之多寡以後消息盈虛每年續爲補造倒換至倍於歲入即行

停止遇有大工　計所需造用庶不致鈔多而值賤
其大中小各鈔分數假如造鈔一萬貫則分五十貫大鈔四十張成二千貫十貫中鈔二百張成二千貫五貫中鈔四百張成二千貫三貫小鈔六百六十六張成一千九百九十八貫一貫小鈔二千零二張共成一萬貫之數餘仿此遞增

二曰製造

一造鈔必精選佳紙務要潔白光厚結實耐久者宜取高麗側理紙料及安徽之貢宣兩紙料貴州之綿棉紙料雜共和合而成鈔其紙之大小即按前列五等尺寸每鈔自

為一張四面皆留毛邊召用宣成紙匠使專造寬廉鈔紙
仿𩯭牋之意或為花樣或成字迹藏於夾層之中兩面皆
無迹而照之則瑩澈可見其造紙工匠厚給工食以終其
身不許私傳其法於外間以杜作偽
一印鈔之板必用精銅鑄就鏤刻極其工緻大小亦分五
等花樣各不相同四傍龍紋花欄中留空白篆書　皇
清寶鈔準制錢若干貫其銅板如遇用久模糊卽隨時
奏請補鑄仍照舊式絲毫不許錯誤以昭畫一
一印鈔之墨必選黑而有光之上品令徽州墨工專製此
料以供刷用

一鈔成之後必須於所載鈔貫之上蓋用御寶寶分五等以金玉爲之其文應由

大部議

恭恭候　欽定印色必極其鮮艷經久不變務令外間不能僞造

三曰督理

一請專設督理鈔務侍郎一員司官八員按直省十九布政使分隸八司奉天直隸爲一司江蘇安徽江西爲一司福建浙江爲一司廣東廣西爲一司湖廣爲一司河南山東爲一司山西陝西甘肅爲一司四川雲南貴州爲一司

按各省一年出入支發銀數合當時市價給之如庫銀一
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文則造鈔一百六十貫抵銀一百兩
總以鈔一貫準制錢一千文其銀價隨時然亦宜示以限
制每鈔一貫至貴不得過庫銀七錢至賤不得少於六錢
一鈔之正面貫數之上蓋用 御寶其下面蓋用督理
鈔務之印宜用上等硃砂印色勿用紫花易於淺褪傍用
各司印如江蘇省鈔即用江蘇司之印其鈔發到本省背
面蓋用本省布政使印信掛年月日號其餘經收經放之
府廳州縣亦准其於背面蓋印掛號其得受行使之人不
准濫加圖記妄寫字迹於上以免糢糊易壞之患京都則

發府尹轉發五城一如外省州縣之例其鈔背無印信者概不准行以杜造鈔局中及發中途偷漏之弊

四曰收支

一凡收納錢糧關稅以及捐例報捐職官常例捐封捐級捐貢監等項一概收鈔每貫準制錢一千文準庫紋六七錢不等

一凡支放文武官員廉俸吏胥薪飯兵丁口糧工匠役食俱以銀鈔各半兼支如情願專支鈔者聽從其便

一發鈔雖各分省分而行使則應准其通於天下葢鈔出於上且葢有

御寶豈可專限一隅示人不廣況發出

到省之時已有本省布政使印信又有經收州縣印信自已難於作偽正當與銀錢同收同用不必更分界限

一行鈔之後內外官廉俸各加一倍初時銀鈔兼支行之既效則全給以鈔各衙門吏胥工食亦照加一倍以免其掣阻

五曰行使

一鈔行使既廣總以每鈔一貫準制錢一千文爲不易之令銀價隨時銀錢鈔共爲三幣鈔不及數者以銀行奇零者以錢行銀錢湊數者各從其便子女相權並行不悖斷不可禁銀亦不必改鑄大錢以及禁銅等事徒滋紛擾禁

愈急鈔愈不行葢小民惟以便用爲利鈔旣便用不必別
有禁令而銀錢之價值自平矣
一未行鈔之前先將行鈔條例播告各省使天下咸知行
鈔之利且聲明永不變法以釋其疑阻之心
六曰倒換
一舊鈔昏爛必須倒換而以舊易新轉經胥役之手小民
折閱必多惟准將舊爛破鈔完納錢糧關稅並不加收工
墨紙費以生其疑阻之心州縣作正申解布政使庫每年
終彙解戶部銷毁改造新鈔陰寓倒換於收納之中最爲
至當不易之法不如此必不能行也

七曰禁令

一鈔法既行雖極其工巧亦必有姦民僞造漁利者惟當嚴申禁令有犯必懲僞造者依假銀私鑄之律擬罪首告者照例賞鈔愚民誤用僞鈔不坐惟僞鈔入官焚毀另緝僞造人治罪蓋世間珍用之物有眞必有僞不獨銀有假銀錢有私錢錢店之錢票有假票甚至地方官之印信往往敢於假雕亦惟是就案辦案隨時稽查整頓而已豈可因噎廢食一遇僞鈔遂謂鈔法爲不可行乎

以上諸條皆就管見所及而言其有未能盡善必須另籌補苴者應俟

當代名賢權宜斟酌而其大要則亦畧備於此矣計造鈔一千萬貫照前定分撒須造紙五十貫大鈔四萬張每張約費工料銀四錢計銀一萬六千兩十貫中鈔二十萬張每張工料銀三錢計銀六萬兩五貫中鈔四十萬張每張工料銀二錢計銀八萬兩三貫小鈔六十六萬六千張每張工料銀一錢五分計銀九萬九千九百兩一貫小鈔二百萬零二千張每張工料銀一錢計銀二十萬零二百兩總共需銀四十五萬六千一百兩是費本銀四錢五分六釐一毫即可得鈔十貫之利獲贏二十倍矣若中外未信其必行或先造一百萬貫僅費四萬五千餘兩姑小試之

俟有成效然後加造亦可

近年中國銀貴錢賤加以外夷洋錢行使日多官民交受其害每思有以補救之而未得善策去歲從戎滬瀆於新正偶暇曾擬鑄造銀錢以抑洋價撰說一篇呈於當道後不果行然鑄造銀錢之說卽奉准行不過可抑夷錢之虛估尚無大利於天下也上年秋月有以洞庭東山王亮生學博所箸錢幣芻言一册見貽者流覽一過尋其精詳議論宏遠誠爲有用當世之書自言用心三十年始成此帙諒不虛也惟其言近於夸且欲廢銀禁銅兼鑄當百當千大錢未免經生之見至其彙集歷代名流之論說則卓然

有不易之理存焉嘗擬去繁就簡綜爲一篇期於易知易行而簿書倥偬未遑搦管也開歲十日天氣晴和几淨窗明筆精墨妙爰取王君之書復讀之去其蕪冗取其菁華度今日之可見於行事者都爲一篇後列行鈔章程似較原書爲簡易矣復思上之當道　大憲以聾蒞一准行事會之適逢或亦屯難之開濟耶然其事則天下之大政其議亦千古之嘉猶原本王君之意著之於編以示不敢掠人之美善乎王君之言曰鈔法自宋以來行之四五百年豈前代可行而今世獨不可行乎民間錢票猶之鈔也豈百姓可行而　國家反不可行乎南宋及金皆割據之邦

豈偏隅可行而一統竟不可行乎元明開創之初皆銳意用鈔豈開創可行而守成遂不可行乎宋高宗南渡値[illegible]與之際專行會子豈用兵可行而承平轉不可行乎元順帝衰亂之世猶能發鈔使賈魯治河豈衰世可行而全盛乃不可行乎東洋行鈔已久其國甚貴重之豈外夷可行而中國必不可行乎　本朝順治中行鈔十年未聞有弊豈暫時可行而經久即不可行乎其論最爲懇切而舉世莫之許者豈非時有未至乎王君矻矻三十年苦心研求猶若有所未盡余以兩日之力遽成此說其難易判若天淵譬若製錦然自飼蠶繅絲以迄於染色織機窮數月之

工力始能成匹而縫人翦裁爲衣則一舉手而已豈縫人之巧勝於天孫哉因勢者易爲成創始者難爲功也嘗謂天下之事惟論其當行與否至其當行而竟不行或行之有效而復見阻於浮議則有數存焉非愚蒙之所敢必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松滋謝元淮謹識